

台风记忆

■ 黄海樱

“蝴蝶”挟风雨来袭,赶跑了盘踞多日的高温。

用过早餐的父亲,拿着邮递员刚送到的报纸,站在阳台看着这让人不得开怀的天气,喃喃着:“不知台风到哪里了?”我赶紧告诉他:“台风昨夜已先期登陆海南东方,正朝着雷州半岛而来,准备再次登陆。”

“哦。东方,就是八所那边。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海水盐场,叫莺歌海盐场。”年迈的父亲眼神倏地亮敞起来,语气也变得兴奋起来,“想当年我们在儋州的时候,这种台风天气可是家常便饭,没少见呐。”

父亲的话一下子打开我记忆的闸门,我们一家在海南儋州生活的时光,我在儋州度过的童年,我和姐姐一起抗台风的经历。那些画面仿佛被时光机唤醒,重新在我脑海里鲜活地播放起来。

四十多年前,我们一家生活在远离家乡的海南儋州那大镇,父亲是儋县农业局从事水稻育种的业务骨干,母亲在雅星农技站上班,大我三岁多的姐姐已读小学。我才五六岁,还未上学。

记得那天还是姐姐放暑假期间,父亲早早起来,安排好我们姐妹俩的早餐和午饭,告诉我们他要下乡,如果晚饭前赶不回来,让我们自己凑合着弄点吃的。

我和姐姐吃过早餐,在农业局大院家门口玩耍时,父亲推着那辆二十

八寸自行车,在我们的注视下骑出了大院。

天色阴沉沉的,偶尔有阵风掠过,送来让人愉悦的清凉。舒服的感觉没持续多久,狂风携雨接踵而来,大院里的树木开始在风雨中用力摇摆。

我们吃过午饭,外面已是风雨交加,被折断的树叶枝条在狂风中乱飞。

我和姐姐趴在窗台上,看着大院里有邻居的孩子冒雨在捡拾被吹断的树枝。在那个只有柴火煤球生火做饭的年代,这些掉在地下的树枝树叶可是个好东西。我们姐妹俩看着眼馋,翻箱倒柜找出一块塑料布顶在头上出门,加入捡拾柴火的行列。我们连捡带抱,一趟又一趟,把吹落地上的树枝一根根搬回家门口堆放好,那块塑料布根本遮不住横扫的雨水,我俩的衣服全被打湿了。

风雨继续肆虐,家门口那棵大叶桉树底下,我和姐姐种下小小的一畦通心菜,差点就要泡在雨水里,我们手忙脚乱用砖头给菜地加了一圈矮围墙,拦住往菜地里倒灌的积水。

天色渐暗,风雨未停,父亲还没回来。我和姐姐已经换下好几身弄湿的衣衫,换到后面没有衣服了,只好用小床单裹着当外套。

夜色降临,大院里早已停水停电,姐姐把小小的煤油灯点上,潦草弄了点酱油拌饭作晚餐。外面的风雨小了许多,我们合力把放在家门口养有四五只鸡的鸡笼搬进家里,关好门。

那一晚,那盏煤油灯微弱的火光,仿佛一束在黑夜里跳跃的星火。我们姐妹俩裹着小床单坐在床上,小声讨论着父亲今晚是否还会回来,倦极睡去。

第二天清晨,风停雨歇。父亲风尘仆仆赶回来,因为台风不能赶路,他被困在乡下过了一夜。看到家里晾满了我们弄湿的衣服,平日温文好脾气的父亲气不打一处来,抡起巴掌扇了几下姐姐的屁股,边打边叱喝:“你做姐姐带的好头,台风天气带着妹妹跑出去吹风淋雨!”姐姐倔强地辩解道:“我们不是出去玩,我们去捡柴火了!”

台风过后,母亲坐着拖拉机回县城,拉回来一车“战利品”——她在农场捡的木柴,还有吹落的椰子和柚子。

后来我们回粤西老家定居,每到台风季节,母亲都会感慨,当年在海南岛生活时,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力气,把那些大棵大棵吹断的树木,一个人就这样扛起来装车,一个人捡了一拖拉机的柴火,真是不可思议。

姐姐对儿时在海南岛经历的打台风,念念不忘的是一觉醒来,发现母亲回来了,“妈妈回来了,她从床底下掏出捡回来的柚子剥给我们吃,简直不要太幸福。”

……

风声呼啸,一阵接着一阵,越来越紧。雨点噼里啪啦,越下越大,越来越密。“蝴蝶”飞来了!

致敬青春

——写给我们那代战火青春

■陈毅艺

我们那代军人的青春,始于红棉树怒放的春天,擦亮的钢枪是沉默的青春宣言,简单的背包裹满沉甸甸的思念!军令是不可阻挡的青春的进行曲,我们背负使命,一寸青春一寸血!我们铁流滚滚,兵锋无敌!我们英勇奋战,甘洒热血,义无反顾,头悬国门,丹心谱出凯旋壮曲!

我们那代军人的青春,始于边疆的泉水叮咚,从东线的法卡山顶,到西线的老山主峰,每个弹坑都能听到生命的回响,每级登山的坎儿,踏过上山的战友也许再也不能踩着归来!那血色春天过后是十年漫长的边境对峙。被炮弹削低的山头,每个士兵的青春里都有一个“猫耳洞”!

我们那代军人的青春,与军旗猎猎同在,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。危险的环境,遥远的距离,挡不住对祖国对后方亲人的爱!当想家想亲人想写诗时,我会捡起巴掌大的枯叶,或在冲锋枪柄展开烟包纸,在阵地哨位上写下滚烫的青春文字,那是鄙视死神的留言,是珍爱和平的呼唤!

共和国高高飘扬的旗帜上,有我们军人的风采!在和平的丰碑上镌刻有我们骄傲的名字!

老兵不死,青春与军魂永在!

秋日最美的诗词

■ 黎娜

在上下班途中,会经过一段路,路两旁种满了黄花槐。茂盛的黄花槐形如巨伞,在寒意渐浓的深秋,丝毫不带萧瑟之色,热烈怒放正当时,一团团,一簇簇,如绣球般团结,如太阳般热烈,如春光般明媚,明黄欲滴的色彩仿佛要从碧树倾泻而下!

阵阵秋风起,吹开了朵朵黄花槐,吹起了雪花般的芦花,摇动了金黄的稻穗。秋日里,一望无际的麦浪,金黄醉人的银杏叶,香飘十里的桂花,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菊花,都是金秋里夺目的美景。

抛开这喜人的一切,古人常说,秋风瑟瑟,遍地枯黄,悲秋成了主旋律。“伤春悲秋”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带有忧郁色彩的情结,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: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,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短短二十多字,把悲秋发挥到极致,被誉为“秋思之祖”。

刘禹锡的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出现,打破了文人悲秋的情调,如一股清流,为秋日注入了新的诠释和活力。诗中的“鹤”在秋日晴空中振翅高飞、排云而上的气势,矫健凌厉的身影,展现积极乐观、高远豪迈的心情。鹤固然是乐观精神的象征,花其实更具有此类精神象征,“春风无限闲桃李,不似黄花耐岁寒。”萧萧秋风中,秋菊朵朵怒放,是何等的明艳动人!抹抹金黄在秋日里流泻,丝毫不输给那春日娇艳的花!或者说,迎寒怒放的花儿更具魅力,色彩更加瑰丽!

秋日,也可以美得妙不可言。不必说那云卷云舒的闲适,也不必说那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静美,光是眼前的这一片黄花槐,便是一处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!既有鲜花怒放傲枝头,又何必怀念春花的绚烂呢?伤感于落花流水的无情呢?

此刻,没有比这花儿更美的色彩,红色略显俗气,粉色略显娇嫩,白色过于素雅,紫色过于暗沉,唯独这黄色刚刚好,明艳而不庸俗,灿烂而不浮躁,落落大方,恰到好处。一团团明黄的色彩,为高远的秋日增添色彩!

我爱花爱到了骨子里,从小喜欢花,赏花、惜花、写花、赞花和种花,在爱花的道路上孜孜不倦。闲适时,爱在鲜花旁静静地看着,郁闷时,也喜欢待在花旁,让烦恼在花的绽放中悄然流逝,让心事慢慢沉淀下来,抹去年少轻狂,性格逐渐沉稳。花开花落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,它教会我们欣赏生命的美妙,淡然面对生命的轮回,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。因为爱花,所以我的阳台从来不缺花儿,眼下石斛兰开得正欢,紫色的花儿,悠闲地吐露着秋日美丽的诗词:娇花吐蕊和光沐,铁骨峥嵘瑞气扬。

夕阳的余晖缓缓挥洒,下班回家,又到了这一段最美的路。在诗意与美的召唤下,我推开车门,徜徉在黄花槐树下,拈一团明晃晃的花球,扬一抹微笑,定格住快乐惬意的时刻!有时候,快乐就是这么简单!闻一下淡淡的花香,心中的郁结仿佛一下子解开了。开心的时候开怀大笑,苦闷的时候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,看一看花,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!只要心怀热爱,人生处处都是风景!譬如这满道灿烂盛开的黄花槐,绽放在澹澹秋光里,不就是秋日里最美的诗词吗?

合欢树下的晒谷场

■ 蔡志强

“六月六,胶场打谷噼叭叭”——这句在家乡电白的黎话里代代传唱的童谣,至今仍让人听见六月晒谷场上火热繁忙的声响。这晒谷场,我们当地叫做“胶场”。

在我孩提时,每个生产队都有专属的晒谷场。我们生产队有两块,位于村北小山腰。人们硬是在半山腰刨挖出平整的三四亩地,铺上特制的“三合土”,再用沉重的石碾反复夯实,成就一方油亮铁褐、坚硬如铁的场地。

晒谷场旁边建起的瓦屋,存放着犁耙、竹筐、风车等各式农具,也临时收纳稻谷、花生等收成。它是农耕的“百宝箱”,更是我们孩童的“秘密基地”。放牛间隙,我们一群孩子常挤在屋里嬉闹,女孩们玩跳绳、过家家,男孩们则热衷弹珠、角力,有时混在一起玩捉迷藏,嬉笑声撞着泥墙滚下山坡,常常忘了日头西斜。

夏秋时节,晒谷场迎来最辉煌的时刻。金黄的稻浪涌向这里。壮实的黄牛拉着巨大的石碾,“咕噜噜”“吱扭扭”地在铺满稻穗的场地上缓缓碾过,循环往复,丈量着丰收的厚度。谷粒簌簌脱落,稻草被层层清出,晒谷场渐渐铺满一层金黄。大伯抓起一把饱满的谷粒,笑容绽开:“好收成啊!亩产怕有六百斤!”那份甜蜜,是土地最慷慨的回馈。

记忆中最惊心动魄的,是那场与台风赛跑的抢收。收音机急报台风正面来袭,风球

高悬。队长一声令下,全村男女老少瞬间在晒谷场集结。青壮年挥镰挑担,健步如飞;年长的在屋旁支起大灶,火光熊熊。我们小孩巴巴守着灶膛,只为抢一口焦香的锅巴——那是紧张夜色里唯一的甜头。夜幕四合,汽灯将晒谷场照得亮如白昼,牛轭声、石碾声、人声鼎沸,翻草、出草、收谷,人影交错忙碌。月光悄然爬上树梢,清辉洒落,将这幅热火朝天的剪影定格成一幕生动的乡村皮影戏。

最温情的记忆,是跟随母亲晒谷。她赤着脚,用工具将稻谷推平,再踩出深浅相间、整齐如信纸行格般的沟脊,不时挥舞竹竿赶走偷嘴的麻雀。

晒谷场旁,曾有一棵高大的合欢树。淡黄绒花如扇,小鸟在枝头啾鸣。我常坐在树荫里听母亲讲故事。若逢卖冰棍的小贩路过,母亲见我眼馋,总会买一根。那丝丝凉意沁入心脾,连同树影里的时光,成了童年最珍贵的收藏。

如今,机械的轰鸣早已淹没了石碾的咕噜声,晒谷场沉寂,荒草漫漶。合欢树连根须的位置也无处寻觅。身强力壮的伯伯走了,当年眼馋冰棍的孩子,鬓角也染了风霜。风过山坡,绿意汹涌,谁还记得三合土上滚动的金黄?谁记得汽灯下的呐喊、赤脚踩出的诗行?幸好,那阳光里的嬉闹、月光下奔忙的剪影,还有合欢树荫里冰棍融化的甜丝丝凉意,未曾被荒草掩埋。它们沉入记忆的河床,成了生命底片上,永远洗不掉的暖光。



家乡的味道甜甜甜! 叶炳辉 摄